

◆ 流年碎影

蝉鸣声声

马珂

生活在湘西乡下的孩子，夏天的快乐，永远和蝉绑在一起。

老家所说的“鸡呀子”，书名“知了猴”，是蛰伏泥土里多年的蝉蛹。每逢夏雨落过，泥土被雨水浸透而变得湿润松软，屋前屋后的老樟树、老槐树底下，便会冒出一个个细小的泥洞，洞口微微鼓起。我们几个半大不小的孩子蹲在树下仔细观察，用指尖轻轻抠开薄薄的土层，就能看见嫩黄肥胖的鸡呀子静静地蜷缩在泥土里，等待着这场盛夏雷雨过后破土而出，夜幕降临后纷纷爬上树干退壳成蝉。

我们常常带上手电筒在树下等候。天黑之后，爬上树干的鸡呀子会在脊背的表皮慢慢裂开一条细细的缝隙。嫩绿柔软的新躯，便一点点顶开干枯的旧壳。

蝉头、蝉背缓缓探出，原本蜷缩褶皱的薄翅，随风慢慢舒展拉伸，从一团皱而软的嫩膜逐渐变得轻薄透亮、纹理清晰。整个过程缓慢又安静，藏着山野生灵最奇妙的成长。

褪去旧壳的新蝉，通体清亮通透，静静趴在枝头晾晒羽翼。待朝阳升起，羽翼硬化结实，便可振翅高飞，栖于林间枝头放声长鸣。那些留在树上的空壳，会被我们小心摘下并收集起来。晒干后攒到一定的数量，就拿去村子里的代销店售卖，换些零钱买一分钱一粒的水果糖吃。蝉壳是一门药材，中药里称蝉蜕。性寒味苦，能疏散风热、利咽开音、透疹止痒以及息风止痉。

鸡呀子还是乡下孩子的夏日美食。先用清水反复淘洗，泡去周身泥土杂质，沥干水分后，就能在乡下简单的灶台上做出各种美味。清炒鸡呀子是最常见的做法。



晨曦 石晓红 摄

铁锅烧热，放少许清油。下入鸡呀子小火干焙，滗出表皮水汽。待到色泽金黄，外皮微微焦脆，撒上细盐、干辣椒末，快速翻拌均匀后出锅。入口干香酥脆，肉质紧实细嫩，满口都是山野独有的鲜香。

油炸鸡呀子是孩子们的最爱。锅中油烧热，下入沥干水分的鸡呀子。中火慢炸至通体金黄，捞出控油。撒上少许细盐，入口外脆里嫩。老人则偏爱水煮。清水入锅，丢几片生姜，撒少许细盐。将鸡呀子冷水下锅慢煮，熟透捞出。直接剥壳食用，不油不腻，滋味纯粹，温润养胃。

蝉曾被归入害虫之列。若虫和成虫都是用针状口器刺入树皮吸取汁液为食，会导致树木养分流失、枝条枯死，对果树和林木危害较大。乡下孩子自有土办法捕蝉。砍一根笔直修长的竹子去掉枝叶，留下光滑的竹竿。顶端削出细篾条，弯折箍成一个圆圆的竹圈。举着竹竿在屋檐墙角等蛛网密集的地方慢慢扫动，让黏稠的蛛网一层层缠满竹圈，一柄简单的捕蝉工具就此成型。蹑手蹑脚靠近鸣蝉栖落的树干，举起竹竿对准后轻轻一贴。蝉翼就被蛛网稳稳粘住。任凭它怎样扑腾，终究挣脱不得。一个下午，玻璃瓶里便装满鲜活的知了。

整个童年的夏天，我们追着蝉声奔跑。日子热烈滚烫，简单纯粹，无忧无虑。岁岁盛夏依旧蝉鸣阵阵，只是树下再也没有当年年少浮躁的我，再也没有成群追逐蝉踪的孩童。但那些藏在蝉鸣里的童趣，藏在山野里的欢喜，以及藏在家常菜里的鲜香，早已深深镌刻进岁月深处。每逢盛夏蝉鸣响起，便是旧时光的重现，温柔绵长，治愈半生。

然坐到服务台的桌子上喋喋不休骂声不绝。胖子张气得直喘粗气。但，他还是忍着，静静地看着此人骂得累了，自己离开了。

胖子张乘公交车来大楼上班，车快到湖南路公交车站点，一女乘客突然大叫：自己的钱包被人偷走了！满车乘客面面相觑，不敢多言。女乘客急得哭嚎，说是要去中大医院给母亲缴住院费的。钱丢了，这可怎么办？胖子张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，他说，到了站点，后车门不要开！胖子张挤到司机的驾驶座前，抢先下车，一一盘查。小偷见此阵仗，悄悄把钱包扔在了车上。女乘客的钱包，失而复得。此一公交车司机连连向胖子张翘大拇指。有几位同乘此趟公交车在大楼里的上班族，目睹了胖子张的见义勇为，到大楼里说了这一事情的经过，大家对胖子张的印象更好了。

不知何故，胖子张岗位调整，不再负责大楼大厅，他就到了我说的小岗亭里坐班。狭小空间，他个子大，又胖，局促在小岗亭里，冬天还好，夏天里，如此酷热，怎么办？胖子张嘿嘿一笑说，没关系，我搞了一个小电扇，还可以凑合。有一天，看到他骑着电动车，急匆匆从外面赶回小岗亭，就问他：不乘公交车来上班了？有小电驴了？胖子张很疲惫地对我说，老母亲住院，他要整夜陪护，又不能请假，有了小电驴，方便一些。

胖子张热心，闲不住，有女同事在清洗大楼的墙壁，搬动爬梯，上上下下，累得满头大汗。胖子张在小岗亭见此，就来帮忙。他也许是在医院陪护过于劳累，也许是不大小心，总之，他在爬梯上，用力刷墙，墙边有树枝干扰，他斜身挪动树枝，继续清洗，却失去平衡，爬梯倒地，他也重重地摔了下来。

后来，听说，胖子张在医院里颇住了一段日子。再后来，据说，胖子张的身体大体恢复了。但，时至今日，仍未看到胖子张出现在小岗亭里。胖子张上有老下有小，靠作保安养家糊口，他这一摔下来，难道就此丢了工作？胖子张，何时能再回小岗亭来挣一份薪水养家啊。

◆ 心绪微澜

雨

苏玥

雨点顺着屋檐滴落，在地面积水中泛起细密涟漪。起初只是零星的滴答声，不多时便连成一片哗哗雨响。

七月中旬，我守在窗边看雨。本地的雨与江南不同，少了几分缠绵，闷雷在天边滚动，大雨随即倾泻而下，几乎不留缓冲。

我家是寻常农家小院，既无青瓦白墙的雅致，水泥屋顶泻下的水流也算不得急骤。漫天雨幕笼罩四野，空气里漫起泥土翻潮的气味。墙根堆着的柴火被雨水浸透，塌陷下去，沉沉地贴着地面；晾衣的铁丝上悬满水珠，偶有一滴坠落，敲在倒扣的铁盆上，叮当作响。墙角几株不知名的花草，本无甚香气，此刻被雨打得枝叶低垂，显出几分萎顿。

这地方原算不上景致宜人。雨势渐大，家中那只小黑狗早已钻进墙角的窝里。它趴在窝边，脑袋搁在前爪上，不时抖抖耳朵，甩掉溅入的雨珠，安静地望着漫天雨水。偶尔打个哈欠，露出淡粉色的牙龈，旋即又懒懒合上嘴，并无半点焦躁之态。

院中水泥地面上积起一层浅水，雨点落处，不断绽开细碎的水花。积水顺着墙根的小水沟，缓缓流入院外的水渠。看着雨水，不免想起幼时披着雨衣在院里踩水嬉戏的情景，只是每回尽兴之后，总要受凉发热几日。

我对玻璃窗呵出白雾，随手划了两道印痕。雾气很快被雨水冲刷干净，窗外的景物在流动的水幕中变得模糊，微微晃动。这不过是一个寻常的雨天，一座普通的农家庭院，并无特别之处。

雨下得愈发密集，墙根的青苔被冲刷得格外青翠，厚厚地铺了一层。黑狗忽然竖起耳朵，低低哼了两声——原是隔壁的花猫踏着湿滑的墙头跑过，转眼便没了踪影。小狗未加理会，重新将头伏在爪上，湿润的鼻头轻轻翕动，嗅着雨中混杂的草木气息。

雨声层次分明：打在柴火堆上是沉闷的噗噗声，落在水泥地上则清脆响亮，两相交织，听着颇为熨帖。水洼里的水泡不断生成又破裂，细看之下，泛着细碎的白光。

我倚着窗，静静看着眼前的一切。密闭了一上午的屋子吹进凉风，顿觉一身清爽。

小院、土狗、雨中散落的杂物，全都平淡无奇。可正是这般朴素的日常，总能让人内心安定。脚下的土地平日里不显山露水，一场大雨过后，才看得出蕴藏的生机。待雨歇之后，院中草木定然会萌发出更繁盛的绿意。

雨仍未停歇，滴答声与哗啦声交织在一起，绵绵不绝。

◆ 凡人素描

胖子保安

王振羽

入伏了，台风巴威刚走，骤然升温，酷热难当，风都是热风。大楼一隅的地下停车场出口，有一类似岗亭的临时建筑，非常狭小，仅能容一人。以前，保安胖子张就在里面，这里是他的工作岗位。但，胖子张不在岗位已经有些时间了。问他的同事，何时能来继续上班？他的同事说，也不知道呢。

保安胖子张在这里作保安已经多年了，他身材魁梧，微胖，小平头，看上去很有力气。他在去小岗亭之前，多在大厅里，站有站相，坐有坐相，积极主动，耐心负责。某年，有一次，一人西装革履，头发油光水滑，提一蛇皮袋子，要急匆匆上楼。因有门禁系统，他无法长驱直入，就大喊大叫起来。胖子张急忙上前，问他要找谁？此人说，他写了一部书稿，就在这蛇皮袋子里，远超《红楼梦》，要来投稿。胖子张说，您具体找哪家出版社？是否预约了？此人破口大骂，我还需要预约！不要不识抬举！我要找这个大楼里的董事长！胖子张说，董事长并不具体负责书稿，你还是找对口的出版社。对方气哼哼地说，耽误了这一《红楼梦》的出版，饶不了你！狠话说罢，此人扬长而去。胖子张送他走出大厅，一直笑着，并不气恼。

胖子张在大厅里负责，勤快，嘴甜，与在大楼里上班的众人，大多熟悉。又是一天，有一人声称要从广场A座去B座，走地下通道。胖子张说，地下通道，多是内部职工，您要找谁？我给您联系？此人张口就骂：我是你爹！不找谁，就是要从这里路过，不行吗？胖子张说：您怎么就是俺爹？俺爹死去多年了啊。对方闻听，一蹦一跳，居

